

古  
歡  
堂  
集

清  
田  
雯  
著

全

進步書  
局校印

古歡堂集 雜著卷一

清 濟南田 雯綸霞著

論詩

讀卜商毛詩序知古今來文章之大莫善於詩

鼓吹曲辭詩謠雜體五色相宣八音協暢詩家所必采也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諸人後唯陶公最高停雲榮木等篇殆突過建安劉後村之言當矣

學詩者言漢魏六朝四唐兩宋諸家何不真學三百篇二南含蓄無盡幽風景在目前衛風碩人秦風小戎東山零雨用意婉厚妙不容說今之作詩者皆可神明變化而學之它如鹿鳴鶴弁之宴好黍離有推之哀傷氓蚩晨風之悔歎蟋蟀山樞之感慨柏舟終風之憤懣杖葛藟之憫恤葛屨祈父之譏訕黃鳥二子之痛悼小弁何人斯之怨誹小宛雞鳴之戒惕大東何草不黃之困迫巷伯鷄奔之惡惡木瓜采葛之情念雄雉伯兮之思懷北山陟岵之行役伐檀考槃之素志常棣蓼莪之大義皆可學也昔人謂繁欽定情本之鄭衛生年不滿百出自唐風王粲從軍得之二雅張衡同聲亦合關雎是也

大雅三頌與典謨訓誥無異。而詩人宛轉之致。風人溫厚之辭。所謂情動於中。嗟歎之不足。而咏歌之者。則具於國風小雅。潛玩長吟。衆妙畢出。

或謂三百不可學。以四言故也。維以不永懷。誰謂在無角。非五言乎。胡取未三百。屢兮。維昔之富。不如時。非七言乎。

桑中溱洧。紫陽以為淫風。即曰淫風。聖人亦不刪而存之。夫鳳凰和鳴。中於律呂。是謂希世之音。則葛覃卷耳。非乎。其它圓轉清諳。今聞之者。足以戒。雖欲不存。不可得也。

昔人論三百篇。蜉蝣鴛羽。不如騶虞。鷓巢。民勞。板蕩。不如卷阿。旱麓。閟宮之章。清廟之什。不可與免。置之野人。采芣之婦女。同日而語。嗟乎。拘墟之見。未免如匡稚圭所軒渠矣。

選體可學乎。學之者如優孟。學叔教衣冠笑顏。儼然似也。然不可謂真叔教也。善學者須變一格。如昌黎義山。東坡山谷。劍南之學杜。則湘靈之於帝妃。洛神之於甄后。形體不具。神理無二矣。不然。選體何易學也。

青蓮善用古樂府。昔人曾言之。如烏啼白門柳。三朝見黃中。又春風復無情。吹我夢。

魂散皆自古樂府來。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旌旗改色。又如禪僧拈佛祖語。信口無非妙諦。世謂鮑照白紵辭。陰鏗柳色梨花語。白亦用之。杜甫云。俊逸鮑參軍。又云。重與細論文。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皆甫譏白。亦臆度之辭也。

詩中音釋字義。考訂最難。元人有云。邨子藉稻。博古者猶莫詰於瑯琊字。不題糕能詩者。或未稽乎饌餌。若龍斷本如字。而或切為丁貫。夏屋本食俎。而或用為巨室。至於麀璋。蟊螟。金根之類。莫能殫述。陶云。讀書不求甚解。杜云。讀書難字過。未可易言也。

奇字亦前人所常用。而於古體最宜。不知者誦以為怪。嗟夫。詩文固不必怪也。然班馬等賦。使人所以覓眼。頰耳者。政由時出奇字。以襯復之方。今文章尚古。吾黨之士。獨不欲訪子雲之亭。而熏班馬之香歟。

昔人評詩云。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又元虞集曰。楊仲弘如百戰健兒。范德機如唐臨晉帖。揭曼碩如三日新婦。自比漢庭老吏。曼碩謂德機如秋空行雲。晴雷卷雨。縱橫變化。出入無朕。又如空山道者。

辟穀學仙瘦骨峻峭神氣自若又如豪鷹掠野獨鶴斗羣四顧無人一碧萬里車坡評書法云永禪師體兼眾妙精能之至乃造平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其奇趣顏魯公雄秀特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味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皆得比喻之妙

興觀羣怨詩人之性情然耳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乃言學問陸璣之疏稽含之狀陶弘景段成式陸佃羅願邢昺諸人所撰著皆從多識句來今之學詩者何讀爾雅未熟也

滄溟云詩自唐已後不必立樂府名色此論亦當青蓮集中樂府纍纍如貫珠矣少陵則不作哀江頭哀王孫前後出塞石壕吏垂老別等篇東阿筆塵云樂府之變其實皆古詩也李西涯以論事作樂府別闢新調

自蘇李以來古之詩人各有匹耦然李杜並稱其境大異王孟則同矣皮陸又同矣韋柳又同矣劉許又同矣此外顏不及鮑陰不及何沈不及宋元不及白鳥不及郊而匹耦之最奇者盧仝馬異也

讀郊鳥皮陸詩如逢幽花異酒別有賞心

少陵秋興八首。青蓮清平調三章。膾炙千古矣。余三十年來讀之。愈知其未易到。玉溪生詩中之聖。白樂天晚年極嗜之。云我死當為爾子足矣。義山生子。遂以白老名之。古人之樂善如此。

古來論詩者。子美戲為六絕句。義山漫成五章。東坡次韻孔毅父五首。又讀孟郊詩二首。遺山漢語魏什云云。三十首。又濟南雜詩十首。議論闡發。皆有妙理。

選詩有昭明選體。徐陵新詠。鍾嶸詩品。唐人選唐詩。迨夫半山老人。唐百家詩選。曾端伯選宋詩。元裕之選中州集。以及詩統。正聲品彙。唐音紛紛四出。不一其義。

列朝詩集。其人係西涯門下。多懷袒護。乃於前後七子。空同。歷下。輩同貶之。又為海陵生之惡言。以詆歷下。不遺餘力。亦惑甚矣。

今之談風雅者。率分唐宋而二之。不知唐之杜韓。海內俎豆之矣。宋梅歐王蘇黃陸諸家。亦無不登少陵之堂。入昌黎之室。惟其生於宋也。南轅以後。競趨道學。遂以村究語入四聲。去風人之旨實遠。况程邵以下。誠齋一出。腐俗已甚。而學者一概皆窳。抵牾之。其殆啜狂泉而病呻吟也耶。

古歡堂集

雜著卷一終

清 濟南田 雯綸霞

論五言古詩

十九首之妙。詞義炳婉而成章。後人專稱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二語。淺矣。蘇李二子。為五言之祖。所謂非清廟之瑟。朱絃疏豁。一唱三和。更無可為前也。他如班婕妤怨詞行。卓氏白頭吟。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嬌嬈。諸葛梁父吟。以及陌上桑。焦仲卿妻。鷄鳴八變。艷詞之類。音調不同。古詩之變矣。

曹家父子。思王為冠。有正有變。駸駸乎大雅之遺焉。老瞞樂府。如苦寒行。諸作。贈炙人口。御軍三十餘年。手不釋書。登高必賦。被之管絃。無不入妙。然往往以漢末事。叙入別是一格。不洋洋清綺。舊謂去植千里。亦非篤論。王徐應劉輩。望路爭驅。可云感矣。然公燕諸篇。一望黃茅白葦。此昔人所云蕭統簡緝。過冗而不精。劉勰叙論。闕畧而未詳也。直至黃初之末。嗣宋詠懷一出。清峻遙深。研微入奧。詩品謂如剡溪雪夜。孤棹沿流。乘興而來。興盡而已。非好鍛者所可方駕矣。

晉世羣才。以綺情藻思。爭長競勝。然采緝於正始。力弱於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



靡以自妍。視漢魏一變焉。茂先休變。二陸三張均稱作者。而氣體弱矣。獨太冲卓犖騰蹕。標能擅美。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蓋臨蓄自道。其詩然也。景純雋上之才。安仁清矯之致。抗左稱雄。而越石又過之。謝尚袁宏各家。篇章無幾。至于子夜四時。繁文麗曲。其別調也。

典午之末。陶公出焉。絕唱高蹤。清才逸響。亦從蘇李十九首來。特襟懷不同。故詩境異耳。

宋代詩人。無出康樂之右者。自益壽導於前。而諸謝迭起。後先輝映。何其盛也。南史傳。謂顏謝齊名。其實顏不及謝。昔延年問鮑照。已與靈運優絀。照曰。謝五言如初日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雕績滿眼。蓋於延年有微詞。而論詩之善可睹矣。若夫明遠挺拔名貴。俊偉光華。直與客兒並驅。尤非錯彩鏤金者所及。

元暉含英咀華。一字百煉。乃出。如秋山清曉。霏藍翕黛之中。時有爽氣。齊之作者。公居其冠。劉後村謂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皆吞吐日月。摘躡星辰之句。故李白登華山落雁峯云。恨不携謝朓驚人詩。搔首問青天。其服膺如此。

蕭郎右文。作者林立。當以何遜為首。江淹輔之。沈約范雲吳均柳惲。庾肩吾劉孝綽。

次之下至陶弘景周捨諸家亦有片語足錄大約水部之作不費雕飾如庖丁解牛風成于颯然幽蛩弄晚花清池映疎竹水底見行雲天邊看遠樹是其詩之真境也文通罷宣城郡後夢景純索筆景陽索錦忽忽才盡文章雖小技於道未為尊豈亦有數然歟

陳朝孝穆之作如魚油龍颯列堞明霞輝耀丰茸文采溢目總持狎客可以樹幟爭雄子堅則遜謝矣

北魏劉昶才氣頗高惜篇什寡耳温子昇詩武帝衍稱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實非溢美

北齊顏之推絕佳蕭愨詩又在邢邨魏收之止

北周庾信史評其詩曰綺艷杜甫稱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而有質艷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為老成也王褒才思英拔不弱於庾

隋煬帝初屬文學庾子山體及見柳詒以後文體遂變氣格道邁一洗靡麗銅習楊處道詩亦一時傑作薛河東輩餘子碌碌矣

初唐陳伯玉感遇詩出自阮籍詠懷盡滌綺靡力追正始

謫仙五古直接阮陳之派而奇矯豪宕殆又過之

王維孟浩然清淑散朗窈窕悠閒取神於陶謝之間而安頓在行墨之外資制相伴神理各足儲光羲似少遜之元結別有風調

中唐韋蘇州柳柳州一則雅澹幽靜一則恬適安閒漢魏六朝諸人而後能嗣響古詩正音者韋柳也非僅貞元元和間推獨步矣

若五言古詩正派未有不權輿於十九首與蘇李者建安之盛思王為宗鄴下之末阮籍為最至於典午之朝左思郭璞劉琨稱鼎立馬淵明一出空前絕後學者誰敢輕加位置由其詩高其人異也自是而後宋有謝靈運鮑照齊有謝朓梁有何遜江淹陳有徐陵江總以暨北魏劉昶北齊顏之推北周王褒庾信無不摩壘堂之雄歷當代譬如列國然諸公晉楚也他家邾莒曹郟也又如畫然淵明秋山平遠煙樹寒林野水斜陽天光雲影條然於篇幅之外若鮑謝以下各家則著色點染取董巨神理而兼堅筌藻繪者矣總而論之大約高曾於蘇李根柢於漢魏神明於彭澤規摹於鮑謝何庾所謂正派其在茲乎迨乎初唐之陳子昂盛唐之李白王維孟浩然中唐之柳宗元韋應物亦復如是好學深思者邈源尋流當自得之

論七言古詩

昔人謂七言沿起昉於擊壤。予於擊壤篇。另作句讀。非七言之祖明矣。三百篇已露其端。離騷實闢其境。至於飯牛臨河。易水皇娥白帝子。產誦采葛婦。諸篇聲長字縱。皆歌行之祖。昔人所謂滄浪擅其奇。柏梁弘其質。四愁墮其雋。燕謠開其靡也。漢魏而下。六朝亦多長篇。惟鮑照為最優。雖曰樂府。實具七言之長。

初唐格體。王楊盧駱。汗漫長篇。李商隱云。沈宋裁詞務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唯觀對屬能。大旨可見。少陵曰。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各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別有寓意。

太白以縱橫之才。俯視一切。蜀道難等篇。長短句奇而又奇。可謂極才人之致。然亦惟青蓮自為之。他人不敢學。亦不能學也。滄溟謂太白往往於彊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此言論詩極當。而以之詆太白。無乃太過耶。

子美為詩學大成。沉鬱頓挫。七古之能事畢矣。洗兵馬一篇句云。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猶是初唐氣格。王李高岑諸家各有境地。開元大秣之間。觀止矣。善學少陵者。無如昌黎歌行。盤空硬語。妥帖恢奇。乃神似非形似也。李商隱韓碑一

首。媿杜凌韓音聲節奏之妙。令人含咀無盡。每怪義山用事隱僻。而此詩又別闢一境。詩人莫測如此。

香山諷諭詩。乃樂府之變。上陽白髮人等篇。讀之心目豁朗。悠然有餘味。後李西崖樂府。又變於白。

七言古詩。至唐末式微甚矣。歐陽文忠公崛起宋代。直接杜韓之派。而光大之。詩之幸也。

王臨川恢奇縱橫。可為歐陽後勁。蘇黃前茅矣。

眉山大蘇。出歐公門牆。自言為詩文。如泉源萬斛。是其七言歌行實錄。神明於子美。變化於退之。開拓萬古。推倒一世。

蘇門六君子。無不掉鞅詞場。凌躡流輩。而坡公於山谷。則數效其體。前哲虛懷。往往如是。山谷詩。從杜韓脫化而出。初新闢奇。風標娟秀。陵前轍後。有一無兩。宋人尊為西江詩派。與子美俎豆一堂。實非悠謬。

南渡諸詩。亦似晚唐已後。格卑氣弱。非復東都之舊矣。陸務觀挺生其間。被濯振拔。自成一家。真未易才。七言古詩。登杜韓之堂。入蘇黃之室。雖工力不敵前人。亦一傑。

構。

金元之間。元好問七言妙處。不減東坡放翁。又虞集楊仲弘范梈揭傒斯四家。各擅其長。他如劉因吳淵頴薩都刺輩。亦有數家可採者。

總而論之。七言古詩。肇於離騷毛詩。而漢魏以來。遂備其體。大風垓下。秋風柏梁。四愁燕歌等篇。古音錯落。皆成奇觀。唐人體凡數變。王楊盧駱。別是一格。何大復極言其工。固不必深議。太白曠世逸才。自成一家。少陵昌黎。空前絕後。宋則歐王蘇黃陸諸君子。根柢於杜韓。而變化出之。元則裕之道園輩。頗有法則。其餘間有可採。而非歌行大觀矣。大約作七古。與它體不同。以縱橫豪宕之氣。逞天矯馳驟之才。選材豪勁。命意沉遠。其發端必奇。其收處無盡。音節琅琅。可歌可聽。如老將用兵。漫山瀾。公結率然之陣。中擊不斷。而壁壘一新。旌旗改色。乃稱無敵。

論五言律詩

齊梁儷句。即五言律祖。楊用修李于鱗。已備言之。愚專取盛唐五家。似已槩五律之善。

老杜登峯造極。諸法俱備。其寄高三十五書記句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分明

自道其得力處

摩詰恬潔精微如天女散花幽香萬片落人巾幘間每於習念塵雜時取而讀之便覺神怡氣靜

嘉州句琢字雕刻意鍛鍊

青蓮作近體如作古風一氣呵成無對待之迹有流行之樂境地高絕襄陽佳處亦整亦暇結構別有生趣輞川太白殆能兼之

五家而外樂天極清淺可愛往往以眼前事為見到語皆他人所未發張司業姚少監妙句天成筆端韶秀

放翁意摩香山取才甚廣作態更妍讀去歷歷落落如數家珍而苦心覃思體純格正

論七言律詩

七言律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子美篇什雖眾墮焉自放矣滄溟斯語愚所未解七律誠難而獨有取於二家何也杜之七律百美畢備滄溟過矣

中唐劉夢得王仲初調響詞練高華深穩

義山七律逐首擅場特須鄭箋耳蓋義山諸體之工唐人實無出其右者不獨七律也又不獨香奩也温飛卿韓致光輩比事聯詞波屬雲委學之成一家言勝於生硬乾酸者遠矣

松陵一派西山爽氣碧水澄波白雲翁欲歸遠樹忽削半詩境似之

白香山張司業名言妙句側見橫出淺淡精潔之至

劉滄許渾琢句之秀拗字之工亦稱傑作楊新都錢虞山皆痛斥之何也

陸務觀七律不下千篇其間取料寄興無不令人解頤有作詩之樂而無傷於大雅

### 論七言絕句

七言絕句起自古樂府盛唐遂踞其巔太白龍標無以加矣它如旗亭雪夜畫壁闕奇非其自信者深乎工夫轉換之妙全在第三句若第三句用九則末句易工滄溟之言題矣然實二十八字俱有關合乃成一首學者細玩黃河遠上之篇思過半矣義山佳處不可思議實為唐人之冠一唱三弄餘音嫋嫋絕句之神境也飛卿什之一耳

香山山峙雲行水流花開似以作絕句為樂事者



文昌標致悠閒。宛轉流暢如天衣無縫。鍼繆莫尋。

少陵作手。崛起絕句一種。似避太白。而別尋蹊徑者。殆不易學。

樊川鬢絲禪榻。翩翩才致。冬郎都官表聖。昭諫皆有妙境。

松陵兩君子。別具風骨。不屑雷同。

東坡包括唐人。而自成其高唱。雲湧泉沸。藻思奇才。

山谷道人。新潔如蠶絲。出盆清颺。如松風度曲。下筆迴別。

放翁七言絕句。却有數種。讀者不可不知。如秋風亭云。人生窮達誰能料。蠟淚成堆。

又一時。巴東詩句。澶州策。信手拈來。盡可驚。善筆驛云。一等人間管城子。不堪燕史。

作降箋。歸舟重五云。屈平鄉國逢重五。不比尋常角黍盤。小舟遊近村云。死後是非。

那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讀李泌傳云。人生若要常無事。兩顆黎須手自煨。判谿圖。

云。從今步步須回棹。不獨山陰興盡時。讀杜詩云。拾遺大欠修行力。小吏相輕便動。

心。項羽傳云。范增力盡無施處。路到烏江君自知。曹公傳云。赤壁歸來應歎息。人間。

更有一周瑜。讀史云。可憐赫赫丹陽尹。數顆檳榔尚繫懷。此一種也。如細腰宮畔過。

重陽。細雨騎驢入劍門。卧聽蠻童放轆轤。射雉歸來夜讀書。數聲柔櫓下巴陵。幅巾。